

上 篇

第一章 语义学研究简介

第一节 主流语言学派对语义的态度

1. 结构主义学派

结构主义语言学（含描写主义语言学）仅注重对语言结构的描写和分析，而忽视对语义的研究。Saussure（索绪尔）重结构轻意义^①。美国著名描写主义语言学家 Bloomfield 布龙菲尔德奉行行为主义的研究模式，将其领域限定于可加以测量的物理现象，以使其接近物理科学，所以意义并不在其主要研究内容之内。他认为：语言必须研究实际观察得到的语言特征，即语言形式，而不是意义。他（1933:140）指出：只有等到人类知识远远超出现在的范围，人类才能开始研究语义。他在谈及语义时，主张可从刺激—反应的角度来论述语义（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6点）。

索绪尔所建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对其他学科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如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生物学、逻辑学、文学、音乐、美学、历史学、民俗学、建筑学、医学（精神病学）、数学、教育学、宗教等。结构主义思潮几乎影响了西方的一切科学领域。索绪尔结构主义分析方法后来也被用于语义分析中，形成了结构主义语义学（Structuralist Semantics），亦称作结构语义学（参见第二节第5点）。

索绪尔在他的经典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谈到了语言的意义问题。他在谈及意义时主要持关系论、差异论的态度（参见第二章第一节第11点）并常被人们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语言语义学的代表。

2. (系统)功能学派

以 Firth (弗斯 1890—1960) 为代表的英国功能学派 发展了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意义的语境理论, 强调从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使用情景来研究语言, 分析语义。他认为描写语言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就是描写语义, 并指出语言既有情景意义, 又有形式意义, 同时还提出了“意义取决于搭配”的原则。

弗斯的学生 M. A. K. Halliday 韩礼德 继承和发展了弗斯的理论, 建立了新弗斯学派, 近来也被称为系统功能语法。他们认为: 语言是一个具有社会功能的系统, 是一套开放的、与语言运用和社会环境密切相联的、供选择的“语义潜势”。人们在日常语言交流中关心的主要是语言的意义, 而不是语言的结构和形式, 交流的目的就是意义上的交流, 因此他们将语言系统解释为一种可以进行语义选择的系统。因此该学派与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不同, 始终将语义视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重点, 主张诉诸语义来描写语法, 认为语言理论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描述语言的语义系统以及语义系统的体现形式。他们认为选择、语篇、衔接、语境等都是语义概念。语义系统是由社会情景所决定的, 并支配和决定词汇语法系统, 词汇语法系统支配和决定音系系统。

Halliday 所提出的语言纯理功能 (metafunction) 包括概念功能 (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 (Interpersonal Function)、语篇功能 (Textual Function)。他 (1985: xiii) 认为语言中意义的基本成分是功能成分。因此从语义角度分析, 上述三种纯理功能分别对应为概念意义 (Ideational Meaning)、人际意义 (Interpersonal Meaning)、语篇意义 (Textual Meaning)。有的学者将之称为“语义三元理论” (彭宣维: 1998)。Halliday (1985: xiii) 还指出 所有语言都是围绕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组织的, 而语篇意义是两者的结合 使得这两者取得关联 获得生命。

3. TG语法

Chomsky (乔姆斯基) 所创立的转换生成学派, 一反昔日语言学家们仅描写和分析感觉到的 (听到的、看到的) 语言的传统研究方法, 视角转向分析人为何能够用有限词语构造出无限句子这一心理现象, 开始研究独立于其他认知技能的内在性语言系统, 并用形式主义的方法来描写人脑构造句子的原则和心智过程。他大大扩展了数理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开拓了不但是语言学家而且是心理学家、逻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都感兴趣的整个领域。他的崭新思路和有力论证掀起了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

乔姆斯基初期是否定研究语言的意义, 强调人类对语言形式的本能感受和人脑对语法结构的认知, 因而将研究范围仅限于语言能力 (Linguistic Competence), 而排斥语言使用 (Linguistic Performance)。他着重描述和解释了说话者的语感, 用一套规则 (形式化符号、公式) 来反映说本族语者能生成合乎语法句子的能力而不涉及语义。

转换生成语言学后期理论也开始重视对语义的研究。乔姆斯基于 1965 年发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标准理论”接受了 Katz 等人的观点, 认为语法系统应该包括语义部分, 语法学应该研究语义。在其标准理论中, 语言描写包括: 句法学、音系学和语义学三大分支, 并提出了意义内在论语义观。

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将语义纳入其语法研究范围后, 因学派内在句法与语义的先后顺序上发生分歧, 衍生出了解释派语义学 (Interpretive Semantics) 和生成派语义学 (Generative Semantics) 详见第二节第 6 点。

4. 认知语言学

20 世纪语言学研究的基本状况是前 60 年主要是结构主义,

50年代开始从描写语言是什么、怎么样转向解释语言为什么会这样。TG学派一反昔日仅对语言加以描写的研究方法，在解释方向上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从而形成了语言学界的一场革命。认知语言学在认知心理学、认知语用学以及认知科学的推动下，近二十多年来取得了迅猛发展，着重深入探讨语言的经验基础、概念基础和神经生理基础，系统描写语言的结构和语义如何“生成”自体验和认知的规律，全面解释语言与世界、思维、心智、认知模式、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

认知语言学坚决认为语言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句法不是一个自足的系统，语言的形式结构不是自治的，深受社会环境、身体经验、认知机制、概念原则、思维方式的影响。语言是客观现实、人类认知、神经生理基础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心智的产物，是人类整个认知能力的一部分，具有组织、加工、传递信息的功能。语言是一个概念范畴系统，必须参照人的身体经验、范畴化过程和一般认知功能规律来加以论述。

语言的发展是以最初对世界和自身的认知为基础的，同时语言的发展又促进了认知的发展，强调认知先于语言，语言与认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分析语言结构可获得人类的认知规律。

因此，要能够将这些论述清楚，就必须将语义研究置于核心地位，因而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内研究语义就产生了认知语义学。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范畴化和意义，意义必然是语言的首要现象，

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书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语言学导论》由 Essex 大学语言与语言学系 Andrew Radford, Martin Atkinson, David Britain, Harald Clahsen, Andrew Spencer 集体编写) 中，作者开宗明义指出：语言学的主要方向应该将语言作为一个认知系统来进行研究。著名学者 Winograd 有一本专著的书名就为《作为认知过程的语言》(*Language as a Cognitive Process*)。

因而认知语言学的中心内容是认知语义学，两者内容多有重叠。同时，语义描写必须废除客观主义的真值论和成分论，采用百科式的语义分析方法；须用概念隐喻分析人类的思维规律，等等，这样语言理论才具有较大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详见第六章。

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分析哲学，心理学基础是行为主义。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混合哲学（笛卡儿哲学和形式主义哲学的混合），心理学基础是心智主义。这两个学派都从语言内部结构进行分析：索绪尔强调语言的內指性、系统性；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自治的，具有生成性。而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① 强调心智的体验性、认知的无意识性、思维的隐喻性；心理学基础是基于身体经验的心智主义、建构论；神经学观点是连通论。其研究方法 主要是：反对乔氏用形式主义的、脱离身体经验的方法研究心智，而是对心智进行经验性研究。因此认知语言学是对传统语言理论的一次反动，形成了语言学研究中的又一场革命，是对乔姆斯基革命的革命。

认知语言学与乔姆斯基语言学理论在很多基本假设上是完全

^① Lakoff & Johnson (1999) 将认知科学分为两代：第一代认知科学，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认知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转换生成语言学渐成主流，计算机被运用于智能和认知的研究，以传统的英美分析哲学和先验哲学为基础。第二代认知科学起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对第一代认知科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积极倡导体验哲学。

认知语言学家认为他们与功能主义是一致的 (Saeed, 1997: 300)，但这两者哪个为主流，哪个为分支，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Langacker (1999: 13) 认为认知语言学是功能学派的一个分支，而 Lakoff 认为功能学派是认知语言学派的一个分支。

笔者近来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访问世界著名认知语言学家 Lakoff 教授时，他说：We are the counter-revolutionaries to the Chomskyan Revolution。

对立的：

	TG 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
1. 语言自足性	语言是一个自足的系统，原则上独立于其他知识和认知技能	不是，语言能力是人的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
2. 句法自足性	句法是语言的一个自足系统	不是，而是与语义、词汇密不可分
3. 语义与真值条件	语义可用客观的真值条件来描写	语义不是客观的真值条件，与人的主观认知密切相关，主客观互动
4. 优先性	生成性先于概括性	概括性先于生成性 ^①
5. 普遍性	普遍语法、天赋论	语法结构、语义结构因语言而异 ^② ，主要是后天学得
6. 形式/功能主义	形式主义	功能主义

近几十年来，一大批学者开始全面对认知语言学进行研究，各类著作、论文如雨后春笋，数量猛增。国际认知语言学协会（I-CLA 自 1989 年在德国的 Duisburg 召开第一届大会后，已开了六届（分别在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典），2001 年 7 月将在美国召开

TG 学派主要观点是“生成性”，视语言为一个抽象的符号系统，语言研究就是要找出这些符号背后有限的数学形式规则。若解释不了，推给语用，拿生成性来牺牲概括性。而认知语言学家则更加重视概括性。

Wierzbicka(1988:14 甚至提出了“种族语法(Ethno-grammar)”的观点，认为不同语法体系中的差异表明了不同语义系统的差异。戴浩一(James H-Y Tai, 1989 / 叶蜚声,1990)认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语义，从而也有不同的语法结构。他采取了一种语义的相对主义观点。

第七届大会。1990年开始出版《认知语言学》期刊。德国的 Mouton de Gruyter 出版社出版了《认知语言学研究》丛书 已出到第 14 册(Langacker 的《语法和概念化》)目前国外认知语言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George Lakoff、Ronald Langacker、René Dirven、Leonard Talmy、John Taylor、Ray Jackendoff、Mark Johnson、Mark Turner、Talmy Givón、Giles Fauconnier、Friedrich Ungerer、Brygida Rudzka-Ostyn、Eve Sweetser、Anna Wierzbicka 等。一股“认知语言学”的强劲风潮从北美和欧洲大陆刮向了全世界,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不断推向新高潮,我们可以预言在 21 世纪认知语言学必将有更大发展。

第二节 语义学主要研究内容和流派

语义学通常被定义为研究语言意义的科学。Saeed(萨益德, 1997:5)指出:语义学的基本任务是表明人们如何使用语言来交流意义。这仅仅是对语义学下了一个十分笼统的定义,是从宏观角度作出的高度概括论述。“语言意义”可包括自然语言中词句的意义,也包括人工语言中符号(如逻辑表达式)的意义,它与人类的生活密切相关,处于各个学科的交叉点。各路学者对什么是“意义”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参见第二章),因而他们所讨论的语义学内容的差异自然就会很大。学者们不仅在意义的定义上存在很大分歧,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分歧更大。由于语义研究在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同时进行,各路学者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理论、运用不同方法来解释和研究语义,这就形成了语义研究的大家族(本书仅作简单介绍,详见 Lyons(莱昂斯)、Leech、Palmer(帕尔默)、徐烈炯、伍谦光、林汝昌、蒋严、蔡曙山等人的著作,也可参见笔者 1993 年编写的《简明语义学辞典》),要想较为全面地了解语义学的任务和研究内容,就必须知道语义学

中的一些主要流派。

1. 哲学语义学与语言语义学

Robins(罗宾斯,1976)指出:大部分语义研究工作是哲学家,尤其是逻辑学家做的。哲学家们所研究的哲学语义学,主要是从哲学角度来分析语义,研究意义的定义、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内涵与外延、真值条件、逻辑分析、形式化、解释与模型、可能世界等,以揭示语义对我们认识自身和世界所起的关键作用。从哲学(特别是逻辑学)角度研究语义所形成的学科主要有逻辑语义学、形式语义学、外延语义学、内涵语义学、现象论语义学、存在论语义学、解释论语义学、解构论语义学、推理语义学、蒙塔古语义学、包括真值条件语义学、模型论语义学、可能世界语义学 等^①。

人类对语言和意义问题的思考在 19 世纪末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以 Frege(弗雷格,1848—1925)和 Russell(罗素,1872—1970)为代表的逻辑语义学、以 Husserl(胡塞尔,1859—1938)为代表的现象论语义学(见第二章第一节第 12 点)和以索绪尔(1857—1913)为代表的语言学语义学。前两者可划归哲学语义学。

17 世纪德国哲学家 Leibniz(莱布尼茨,1646—1716)首创数理逻辑,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分析哲学家认识到自然语言在本质上极不严谨,不合逻辑,不宜用来进行句法和语义上的系统推理及逻辑演算,从而导致了哲学的混乱。他们意图人为地建立严密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词条 Semantics 中提道:语言学家对语义方面的兴趣与哲学家的兴趣有很大不同。哲学家问的问题是“什么是意义?”而语言学家可能问的典型问题包括“词的意义是怎样在语言中被码化的?”“这个意义是怎样被确定的?”“支配意义变化的规律是什么?”以及“怎样才能表达或解释一个词的意义?”等。

的逻辑系统和演算公式来代替自然语言，运用一套数理逻辑形式符号来表达语义，这被哲学界称为人工语言派。主要代表人物有：Frege(现代数理逻辑的主要创始人)、罗素(继承了 Frege 研究方法)、Wittgenstein(维特根斯坦, 1889—1951, 其前期理论)、维也纳哲学学派的主要成员：Schlick(石里克, 1882—1936, 奥地利人)、Carnap(卡纳普, 1891—1970, 德国人, 后于 1941 年成为美国公民)、Ayer(艾耶尔, 1910—, 英国人)等。波兰逻辑学家 Tarski(塔尔斯基, 1902—1983)在 20 世纪 30 年代提出可用句子赖以成真的一组充分必要条件来描写句义，这通常被称为形式语义学 (Formal Semantics), 又叫真值条件语义学 (Truth-conditional Semantics)、真值论语义学 (Truth-theoretic Semantics)。主要内容包括句子的真值条件、词的指谓、从词的指谓到句子真值的合成过程。此后，乔姆斯基 (Montague, 蒙塔古, 1930—1970)、Davidson(戴维森)对形式语义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与之相对的是日常语言派，主要研究英语这样的自然语言，认为其在人类交际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日常语言本身是完善的，完全能满足哲学研究的需要。他们指出由于形式主义哲学家们没有按照日常语言的习惯用法来使用语言，从而使哲学中出现了种种误解和混乱。通过研究日常语言就能“医治”哲学中的混乱，没有必要构造形式语言；同时形式语言的逻辑不能表现日常语言的复杂性。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分析日常语言的各种用法，并强调语言的意义在于语言的用法。代表人物是维特根斯坦(后期的语言理论：日常语言具有良好的逻辑秩序，哲学研究不是要构筑某种理想的语言)，后来 Moore(摩尔, 1873—1958)、Austin(奥斯汀, 1911—)、Searle(塞尔, 1932—)等人以这一观点为基础，致力于研究日常语言，逐步形成了言语行为理论，成为语用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其实，形式语言与自然语言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不能全盘肯定

其中的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应当承认它们在各自活动的领域中都能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Lyons(1977:138)、Kempson 凯普森,1977:185 曾把语义学分为逻辑语义学和语言语义学(Linguistic Semantics,亦可译为“语言的语义学”),前者多为人们视作逻辑学或数学的一个分支,又被称为纯语义学(Pure Semantics),当属哲学语义学;后者则主要在语言框架内研究语义,将语义学视为一个相对于音系学、句法学等的语言学分支,主要描写自然语言的意义,以期提出一套概括性的理论来描写语言中的各种意义,全面认识语言的结构和功能,从而能使人们正确理解和运用语言(参见本节以下几点)。语言语义学研究的具体内容包括意义的分类、性质、结构、系统、功能、演变,语义学流派,语义与语法和其他学科的关系,意义间的关系等。

从语言学角度研究语义可有下列分类方法:以概括各语言共有规律和一般理论为基础来研究语义就产生了普通语义学,亦称理论语义学(Theoretical Semantics)根据语言不同层面又可分为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结构语义学、语法语义学(Grammatical Semantics)、句法语义学(Syntactic Semantics)、形态语义学(Morphological Semantics^②)、完成时语义学(Semantics of Perfect Tenses^③)、介词语义学(Semantics of Preposition^④)、施

与哲学家 Korzybski 和 Chase 所说的普通语义学不同。

② Wierzbicka 于 1988 年出版了《语法语义学》一书将语法语义学定义为“主要研究由语法机制所表达的意义的学科。她认为:每个语法构造都是某一意义的编码形式,从语义角度讲,语法不是任意的。(Every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 encodes a certain meaning. Grammar is not semantically arbitrary.)”

③ 赵兴,1996,“论完成时语义学”,载《外国语》1996年第2期。

④ 1993年由 Cornelia Zelinsky-Wibbelt 主编出版了《The Semantics of Preposition》(《介词语义学》)一书,书中有13位作者运用了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系统和深入地分析了许多语种的介词用法(参见第九章第三节)。

为语义学 Illocutionary Semantics 筹。

语言语义学与哲学语义学研究内容互有交叉，当前有两者研究逐步汇合的趋势。

2. 形式语义学与认知语义学

Saeed(1997:269)指出，对语义研究有两大方法：外延方法(Denotational Approach)和表征方法(Representational Approach)。前者认为语言的主要功能是能使我们谈论我们周围的世界，当我们与别人交际时或自己进行内部推理时，我们就使用语言来描述事实和情景，为其确定模型。从这个角度来说，理解话语的意义就是能够将话语与其所描述的环境相匹配。因此从外延论角度看，语义研究就是研究语言符号如何与现实世界相关。后者认为语义研究必须发现语言背后的概念结构，因此语义研究就是研究心智表征，这显然是认知语义学家的观点。

对语义用外延方法研究时，如何描述话语与环境的匹配？形式主义学派的语义学家运用了“真值对应论(the 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或叫实在论(the Realist Theory)，话语与情景相匹配或相对应，则为真，否则为假。另一种理论就是“真值条件论(the Theory of Truth Conditions)”，理解一个句子就是能够确定所述话语的真值条件，即使得语句成真的条件。传统上形式语义学(Formal Semantics)一般是指真值条件语义学，是认知语义学之前语义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真值条件语义学(参见前述、第二章第一节第4点、第四章)是以外延论为基础的，本质上属于

但 Saeed(1997:268)将形式语义学定义为以外延论为语义观、将逻辑学运用于语义分析的理论学派总称，包括：真值条件语义学、模态论语义学、蒙塔古语义学。形式语义学有时亦被称为逻辑语义学(Logical Semantics)。

客观主义,在语义描写时避免受心理因素的干扰,并为语义与任何种类的概念形成和认知处理过程无关。Lakoff 雷科夫,1988:125—126)将真值对应论、真值条件论和客观所指论统称为客观主义语义学 Objectivist Semantics^①。

20 世纪下半叶 50—70 年代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试图揭示自然语言句法结构的数学特征,大力提倡运用形式主义研究方法来演算句法与语义在转换和生成过程中的规律。美国逻辑学家 Montague 认为:自然语言与形式语言在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都可以作精确的数学描述,而且两者有着同样的规律,可统一在一个“通用语法”的模式中。他建立了著名的蒙塔古语义学(亦称为蒙塔古语法),运用逻辑方法成功地构造出英语的部分语句系统,详细地描写了自然语言的真值语义特征。他将语义形式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当今逻辑语义学研究的内容要比 Tarski 的形式语义学广泛得多^②。

形式语义学在 20 世纪下半叶还有很多长足的发展,如:二阶逻辑(Second-order Logic)、类型论(Type Theory)、模态逻辑(Modal Logic)、时态逻辑(Temporal Logic)、博弈论语义学(Game-theoretic Semantics) 范畴语法(Categorical Grammars)。

客观主义者认为:范畴及其特征和关系是客观现实中就存在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在这种思想下,就必然会产生这样的观点:语言符号与它们所指的客观范畴密切相关,这样语言符号才有意义。这就产生了研究语义的一种特殊的方法:客观主义语义学,包括以下 3 个理论:

1. 真值条件论:意义是基于所指和真实;
2. 真值对应论:真值在于符号与事态之间的对应;
3. 客观所指论:存在一种将符号与事物相联的“客观正确”的方法。

^② Tarski 的形式语义学为一种狭义的形式语义学,将之称为“真值条件语义学”较好。而广义的形式语义学可包括所有形式化的语义研究方法,参见第四章。

灵活的范畴语法(Flexible Categorical Grammar)、文本更新语义学(File Change Semantics)、篇章表述理论(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动态蒙塔古语法(Dynamic Montague Grammar)、境况语义学(Situation Semantics)、自然语言理解标记演绎系统(Labelled Deductive Systems for Natural Language Understanding)、类型-逻辑语法(Type-logical Grammar)等。形式语义学不但对语义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已成为语言学、哲学、数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的交汇点。

而认知语义学坚决反对客观主义的、外延论的语义研究方法,认为语义是一种基于身体经验的心理现象,是人类通过自己的身体和大脑与客观世界互动的结果,语言的意义不限于语言的内部,而来源于人与客观世界互动的认知,来源于使用者对世界的理解。认知语义学家认为没有独立于认知以外的语义。语义的形成过程就是概念化的过程,概念化过程是基于身体经验的过程,也是认知的过程。认知又与人类的心理经验、认知模型、知识结构等密切相关,因此语义学的最终目的是阐述认知过程、概念框架和推理能力,以及语言是如何反映它们的。语义必须按照基于体验的心理现象来描写,并认为自然语言的意义远比各种基于逻辑的形式模型丰富得多,详见第六章。

学术界在乔姆斯基语言理论的归属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由于乔姆斯基认为语言是人脑中的心理客体,是人类心智能力的一部分,因而把语言研究划归认知心理学,他也曾自认为是认知语言学家。Saeed(1997:299)也将乔姆斯基的理论归在认知语言学门下,这样认知语言学研究语言或语义就有两个方法:形式主义与功能主义。而Lakoff(1999:77)认为认知语言学是第二代认知科学的产物,是基于体验哲学的,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是与基于混合哲学的乔姆斯基语言理论完全背道而驰的,因此在认知语言学中不包括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认知语义学自然也就不包括形式主

义研究方法一说，笔者赞成这一说法。

3. 外延语义学与内涵语义学

在外延语义学 (Extensional Semantics) 中 (以语言为出发点多用形式化的术语来定义) 将语言成分映射到“客观世界”之上。名称被映射到了物体之上,谓词被映射到物体间的关系之上。通过这些映射的合成,句子最终就被映射到真值 (truth value) 之上。这种语义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决定语言中句子的真值条件,认为词语的意义独立于个别使用者对词语意义的理解 (参见上文第 2 点)。

外延语义学主要是以“所指”为中心,在解释自然语言时仍有很多不足之处。为解决这些问题,哲学家、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提出内涵语义学 (Intensional Semantics), 主要以“意义”为中心。语言被映射到一组可能世界上,而不仅仅是单一的世界。这种语义学的目的依旧是为语言中的句子提供真值条件,一个句子的意义被认为是一个命题,与一组可能世界一致,在这一组世界中这个句子能成真。

Tarski 的真值条件语义学虽属于外延语义学,但以真值条件论为基础发展了内涵语义学。Carnap 将外延语义学过渡到了内涵语义学,提出了外延内涵的研究方法。内涵语义学的经典形式是 Kripke(1959) 的可能世界语义学。Montague(1974) 则将人工语言与自然语言结合起来,在内涵语义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内涵逻辑,更加贴近自然语言的表现形式,为内涵语义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新思路 (参见第四章)。

4. 共时语义学与历时语义学

从研究的时间轴线角度可将语义学划分为共时语义学 (又叫描写语义学) 和历时语义学。前者是对某一历史时期中的语义系统作静态分析,后者主要研究语义的源流和演变。

5. 结构语义学与语义场理论

结构语义学家认为结构主义的方法不仅可用来分析语音、句法,同样也可用来分析语义。他们一般认为:词义是由词在潜在的纵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s)中的值和实在的横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中的值共同确定的,结构语义学又称结构主义语义学是以此为基本原理的,因此通常限于词汇语义学。它主要研究词语之间含蓄的语义关系,如同义关系(Synonymy)、反义关系(Antonymy)、上下义关系(Hyponymy)、多义关系(Polysemy)、歧义关系(Ambiguity)、同音(同形)异义(Homonymy)、局部一整体关系(Meronymy)、语义场(Semantic Field)等并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最基本研究方法‘二项对立原则’最初是分析音位结构和语言结构的创造性地运用到语义成分中来(参见第四章)。

20世纪30年代德国语言学家J. Trier(特里尔)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建立了语义场理论,主要系统论述各种系统意义关系(Sense Relations),包括上述各种含蓄的语义关系,这是对传统语义在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上的突破(详见Palmer, 1976:68; Lyons, 1977:250)。由此,可从不同的语义场来研究语义,这样就产生了颜色语义学、亲属关系语义学等。语义场理论是结构语义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John Lyons于1963年出版了*Structural Semantics — An Analysis of Part of the Vocabulary of Plato*一书在1977年的*Semantics*中用两章的篇幅对结构语义学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并运用纵聚合关系和横组合关系两个轴来描写词汇系统中的语义结构^①。

John Lyons(1995)将纵聚合关系称为替换关系(substitutional relations),将横组合关系称为结合关系(combinatorial relations)。后者主要涉及搭配问题,参见第十章。